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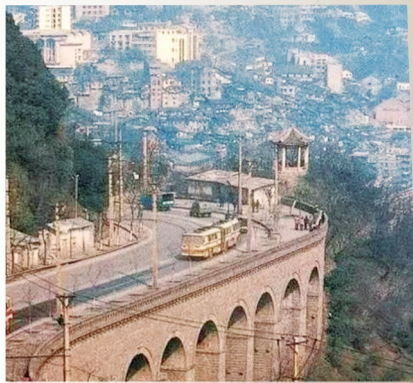


# 那些年的重庆记忆

## 坐船过江往返20余里 去两路口看宽银幕电影

□张川耀

已经消失的重庆山城宽银幕电影院，曾被誉为中国建筑界“最具影响的经典作品”，是老一辈重庆人引以为傲，并能像大田湾体育场、解放碑和人民大礼堂一样拿得出手、提得起劲，能和外地人吹牛侃大山的独具地标特色的优秀建筑。



20世纪80年代的鹅岭七孔桥

### 设计方案来自建院毕业生

山城宽银幕电影院，位于渝中区两路口丁字交叉路口，属繁华交通干线。原为国民政府重庆社交大礼堂，新中国成立后由西南军政委员会地政局接收，更名为“红星电影院”，在此地址上修建的山城宽银幕电影院，曾被评为重庆40年十佳建筑之一。

山城宽银幕电影院是在重庆建筑工程学院59级毕业生梁鼎森（若干年后出任重庆建筑工程学院院长）等毕业设计基础上，由时任建筑系主任黄忠恕和周仁中、吴德基等教授，以及土木工程系主任秦文钺教授领衔，大胆瞄准世界建筑前沿设计理念，再度优化完善，师生深度合作，创造性发挥，中标承建的。

电影院开工于1959年3月，此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期间，各行各业数以万计的人们，轮流参加开山运石、夯基平地 and 传输建材等义务劳动，设计施工人员则吃住工地，建筑工人昼夜轮班，大家热情高涨。

山城宽银幕电影院是当年的重庆市重点文化工程，总投资达180余万元，当时的四川省和重庆市主要负责同志多次亲临现场劳动、调研，解决问题。其14米高的观景平台，就是由时任省市主要领导李井泉、任白戈视察工地时提出的建言。

### 我们往返20里去看宽银幕

整个工程只用了短短一年的时间便大功告成。1960年3月16日，山城宽银幕电影院便以独具特色、恢宏前卫的建筑造型，屹立在山城陆上交通的枢纽和商贸集中地两路口。从此，这座时尚、艺术的地标和丰碑，就深深扎根在重庆市民心里。南来北往的旅人，抬眼看见这恢宏大气、高雅传神的建筑，无不为其折服。

电影院内的银幕长18米、高7米，座位有1500余个。开张首演的宽银幕彩色故事片是《风从东方来》，这部1957年由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和中国长春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的电影，是向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和中苏建交十周年的献礼片。为“尝鲜”宽银幕，重庆市民以到山城宽银幕电影院看过电影为荣。

当年，重庆主城还没有建过江大桥，笔者就读的下浩中学在南岸，去两路口距离遥远，要过河过水。当班主任刘文碧提出去山城宽银幕电影院观看《风从东方来》作为初中毕业纪念的建议时，全班同学欢呼雀跃。同学们家里经济条件都不宽裕，为节省开销，专门选的是学生场，除过江轮渡的票钱省不了，大家连坐望龙门和菜园坝缆车的钱都省了下来，从下半城步行往返。大家去时一路兴奋，返回时则被电影院新颖的设计、舒适宽敞的观影环境和影片的精彩内容所震撼，一路上七嘴八舌兴奋不已，往返二十几里路，居然丝毫不觉得累。

### 几代重庆人难以磨灭的记忆

60多年前，两路口地区还鲜见五层以上的建筑，人们站在山城宽银幕电影院的院前观景平台，或休息厅前宽敞的室外大阳台，可远眺鹅岭、佛图关、七孔桥、南岸连绵群山，近观罗斯福图书馆、跳伞塔、大田湾体育场、宋庆龄故居，人流如织的两路口缆车、菜园坝火车站和那拖着长长辫子的123路电车，在眼皮下繁忙穿梭交汇……

山城宽银幕电影院当年曾在国内创下多个第一：它是单体电影院占地和建筑面积的全国第一；它是全国唯一的专门放映宽银幕的电影院；它的“蛋壳形屋顶”全球领先，被誉为“建筑结构纪念碑”；它与全国同类型建筑相比，建筑造价最低、建造周期最短；它那六根高达20米的红色花岗岩圆柱和玻璃幕墙，也是全国电影院之最。此外，电影放映前，打开枣红色金丝绒布幕帘时，动人心旌的三声浑厚钟声，至今还让人记忆犹新。

如今，山城宽银幕电影院已拆除整整26年，如此别具一格的人文景观，却早已深深镌刻在几代重庆人心中，成为难以磨灭的记忆。（作者系原现代工人报社社长 图片由作者提供）

## 市井烟火

### 水码头的崽儿们

□黎强

从江津小西门沿河坝街往东，穿过几条巷陌人家，来到竹器街下到沙嘴儿，就到了通泰门。那儿是万里长江的一个小小湾畔，也是几江半岛最具大河风情的水码头。那段水域，也称为几江。而通泰门前临长江，设有停靠煤船、粪船、菜船以及揽载、人渡的各式码头，是千年名邑江津的水陆交通枢纽。

从老院子、老房子、老巷子一路过来在黄葛树下聚齐的崽儿们，清一色的还未长醒世的雏鸡娃，大的十来岁，小的七八岁，耐不住酷暑的炎热，一窝蜂以各种理由瞒过大人，邀约直往通泰门沙嘴儿下河游泳，当地人俗称“洗澡儿”。“洗澡儿”的儿话音尾声是很美的，听起来听起来都很生动，富有弹性和张力，就像满河的长江水一样鲜活灵动。

水码头的崽儿自呱呱坠地，就是几江水养大的，秉性上就根本不怕水。几江水就像崽儿们身上流淌的血液，而水码头就像崽儿们磨筋砺骨的演练场。在水码头长大的崽儿，活脱脱就是个浪里白条，弯弯的几江水，早被他们玩得收放自如。

来到沙嘴儿沙滩上，从大到小的崽儿们脱了个精光，像煮水饺一样扑入浑黄的江水中，浪花卷起，笑声回荡，童年的快乐在随波逐流中变得有些狂野。玩得兴起，崽儿们开始从米帮沱入水“放滩”，到东门河段大沙坝才上岸，这是一段惊心动魄的水域，崽儿们却从不惧怕。远远看去，一个个的黑脑袋在浑黄的江水里就像漂浮的葫芦，从停靠着的几艘木船中间游过，胆大的还故意抓住船头垂下的绳缆或锚链晃荡，急得船老大高声吆喝。崽儿们才不管不顾，手一松，没入江水里，眨眼间从船尾处伸出脑袋，向船老大扮个鬼脸儿，顺着湍急的河水放滩而去。

有一年夏天，河水暴涨，滔滔江水看起来都吓人。某个星期天，担心我们三兄弟下河洗澡儿的母亲，把我们锁在家里。三兄弟想尽了一切办法，硬是把门锁打开了，屁颠屁颠地跑向水码头狂欢起来。玩得煞是高兴时，忽觉光溜溜的屁股上一阵火辣辣的刺痛，扭头一看，是气冲冲的母亲挥舞着一截纤藤，狠劲儿往屁股上挥来。瞬间，细皮嫩肉的屁股上出现了一道道血痕。哥哥、弟弟眼尖，见状跑得老远，躲过了挨打的遭遇。原来，母亲交代哥哥把晚上的红苕饭蒸好，结果哥哥却把蒸着的饭忘了个彻底，煤炭灶的旺火把锅里水烧干了，继而连同米饭、甑子一起全烧糊了。

别说水码头的崽儿们一见到长江涨水就像着了魔似的喜欢，其实水码头的崽儿们很懂事，也顾家。那年月，家家户户都不富裕，就连吃点廉价的蔬菜都要精打细算。不知道是哪个崽儿率先出的主意，在河坝空地鹅卵石较少的地方，开辟一小块地，拿出平时积攒的零花钱，在市场上购回蔬菜种子，播撒在这块地里，种些南瓜、丝瓜、菠菜、茄子之类的蔬菜。待蔬菜长势喜人时，割一捆、砍一抱拿回家，父母还以为是崽儿们在菜蔬社地地里偷摘回来的，正要来气，崽儿们才一口气说明真相，感动得父母泪水在眼眶里打转转儿。

很多年之后，长江开始进行河道整治。据老街坊给我说，扩建新的通泰门码头时，又是黑二、莽娃、水生这些当年的水码头崽儿带头响应政府号召，积极动迁，宁愿自己吃小亏，也不拖长江河道整治的后腿。

水码头的崽儿们，好样的！在不经意间，为江河安澜的水生态环境平添了美好的回忆……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）

### 街巷里的磨刀人

□阿坚

啃嘴尖的食品再怎么方便，只要厨房还在，菜刀就不会歇息。无论菜刀是何种材质锻造，都可能因劳损而变钝。所以磨刀的吆喝声，还在许多老行当已然消停里，忽高忽低地响起。

我居住的小区外，就常听见磨刀人的吆喝声。这两人的叫唤，不是寻常的那两句“磨剪子嘞，磨菜刀”，而是自编的，且朗朗上口。

瘦筋筋的那位磨刀人，其吆喝只有两句话：“磨刀卖刀，又磨又卖。”声音时而顿挫，时而高扬，虽不洪亮如钟，却涨红了青筋。只要见人路过摊位，他就会来上这两句；你若瞧一眼，他会盯着你反复吆喝，直到你感觉到异样，疾步而去。路过的人都畏惧三分，说他神戳戳的。

有天来了一摩登女子，拿出一把日本制造的水果刀，声称是啥子木头碳化而成。待女子逛了超市回来，接过磨好的刀一看，即刻叫嚷起来：“我说只磨尖尖，你全都磨了，这哪个要得？”

磨刀人也吼叫：“笑话，我磨了几十年的刀，没听说过只磨尖尖……”他越说越来劲，还一把夺过女子拿着的刀，在自己手掌上拍了几下，想让围观群众看看，自己磨得多么锋利。没想到拍这几下，此“日本制造”竟断成两截。

摩登女子恼怒了，说这刀是去日本旅游时买的心爱之物，削水果如何轻巧灵动……磨刀人也傻眼了，没搞醒豁这刀怎么就如此脆弱……最终唤来警察，以30元的赔偿了断纠纷。

“老子磨了一辈子的刀，今天还当赔匠……”愤愤不平的他，爆着一连串的怪话，猛泄心头怒火。片刻停顿后，重又盯着路人，再一字一顿地吆喝起来：“磨刀卖刀，又磨又卖。”

另一位磨刀人蛮壮如牛，那一嗓子吼叫，撞击于高楼间，哪怕你吃了安眠药，也会被活生生唤醒。因为他的叫喊，让人惊悚，犹如出了大事。他手持扩音器，吆喝声堪比打雷：“楼上楼下的人，快点提了菜刀下来哟，还有剪刀哈。赶快——赶快！”想象一下，几百户人家提起菜刀拿着剪刀冲下楼，是怎样的阵势？

这磨刀人又多在周末赶早而来，让想睡懒觉的年轻人心里烦躁，就差提了菜刀下楼去。

“我在小区外头喊，关你屁事。马路上的喇叭叫，你哪个不管？”值班的保安虽多次干涉，终是奈何不得，只能装聋作哑了。

偶尔，两位磨刀人赶巧遇见，就更见热闹了。一人刚起吆喝，另一个的吼叫即刻爆响。你起我也起，谁都不肯示弱。一个脸红筋胀，一个眉间紧锁，又都握着菜刀，那阵仗着实吓人。

眼见吆喝不行，便转用言子洗刷，一个“哈戳戳”，一个“戳锅漏”；一个“搞刨了”，一个“该背时”……两人虽说得满嘴白沫，仍是动口不动手，留了君子底线。累了累了，终觉无趣，便各自坐下抽烟守摊。

百业有道。这般“闹热”的情景，也不多见。而后几年里，两人便从未相遇。磨刀挣钱也辛苦，何必相煎。更可能彼此有约，你来我不往，守道而行。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）

曾经的山城宽银幕电影院

